



G O L D E N E Y E S
 黄金瞳
 纹铜爵定光
 兽青殿商鱼龙玉
 木版年画
 三足青铜鼎
 山居图
 童



10

黄金瞳

打眼 / 著

THE GOLDEN EYES



10

黄金瞳

THE
GOLDEN
EYES

打眼

著

羊城晚报出版社
·广州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黄金瞳. 10 / 打眼著. — 广州: 羊城晚报出版社,
2019.8
ISBN 978-7-5543-0731-1

I. ①黄… II. ①打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153948号

黄金瞳 10

Huangjintong 10

责任编辑 黄初镇 张灵舒

特约编辑 曹杰 莫莉婧 张决心

责任技编 张广生

装帧设计 罗智超

责任校对 杨群

出版发行 羊城晚报出版社

(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309号羊城创意产业园3-13B 邮编: 510665)

发行部电话: (020) 87133824

出版人 吴江

经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 恒美印务(广州)有限公司

规格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印张 18 字数 340千

版次 2019年8月第1版 2019年8月

书号 ISBN 978-7-5543-0731-1

定价 49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广州天闻

联系地址: 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

电话: (020) 38031051 传真: (020)

官方网址: <http://www.gztwkadokawa.com>

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



◇ 目录 ◇
CONTENTS
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001 | Chapter 001
• 青铜爵 | 143 | Chapter 011
• 喜事连连 |
| 015 | Chapter 002
• 漏网之鱼 | 157 | Chapter 012
• 转经轮 |
| 027 | Chapter 003
• 撒网捕鱼 | 171 | Chapter 013
• 前往左贡 |
| 045 | Chapter 004
• 咬饵上钩 | 185 | Chapter 014
• 噶玛村 |
| 061 | Chapter 005
• 殷商鱼龙 | 197 | Chapter 015
• 攀登雪山 |
| 075 | Chapter 006
• 山居图 | 209 | Chapter 016
• 雪豹与雪獐 |
| 085 | Chapter 007
• 古玩城鉴宝 | 223 | Chapter 017
• 雏鹰 |
| 097 | Chapter 008
• 青铜重器 | 241 | Chapter 018
• 万物有情 |
| 111 | Chapter 009
• 盛大开业 | 257 | Chapter 019
• 再别西藏 |
| 125 | Chapter 010
• 鉴赏藏品 | 271 | Chapter 020
• 携新友归 |

庄睿从四合院出发前往潘家园时已经是下午了，可是潘家园熙熙攘攘的人群依然不见减少，这里已经是北京的一道风景线了，人们来这里不单是为了淘宝，也是为了感受一番这里浓郁的文化氛围。

顺着墙根挤了半天，庄睿才算是来到了宣睿斋，他这老板做得估计也是潘家园的独一份了，经常混在潘家园里的人，估计就没几个人认得他。

“庄哥，您来啦！”

猴子眼睛尖，一眼看到庄睿，连忙迎了出来。大雄倒是稳重了许多，向庄睿点了点头，人没过来，仍然在招呼要买东西的客人。至于赵寒轩这会儿没在店里，葛师傅在刻章那角落里忙活着，另外两个店员也在招待客人。

“猴子，我让你多跑跑长长见识，可不是让你往店里拨拉物件的，不知道青铜器是国家管制交易的吗？”

庄睿一进门就瞪了猴子一眼，但凡做生意的都不愿意和麻烦打交道，如果那些青铜器真是国家一级文物，自己要是买下来的话，判个三五年都是轻的。

虽然在国内很多私人收藏里不乏一些青铜器的精品，但那都是私下里交易的，谁见过在国内拍卖场里拍过属于一级文物的青铜器的？

汉朝以前的青铜器，文物定级大多会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，是严禁民间买卖的，现在的文物市场还没有开放青铜器的买卖。而且按照国家的规定，不管属于哪级文物的青铜器，哪怕是刚出土的物件，都是严禁交易的，稍有不慎就可能惹上麻烦。

庄睿就曾经听说过，有一个河北那边的藏友带了几件青铜器的碎片，到北京参加一个青铜器物件的修复课程，在上课期间，他把自个儿带的碎片修复出来了。

不过回去的时候，这位算是倒了霉了，在下火车例行盘查时被揪了出来，而他又说不清这玩意儿的合法来路，很是冤枉地被拘留了十五天。

庄睿不是不能买青铜器，但绝对不能在这店里买，因为那玩意儿如果是真的话，来路指定不正当，说不定就是刚刚“出土”的，万一以后有什么事，肯定会被追究的。

“庄哥，我……我这不是带来给您看看嘛，真假还不知道呢……”

本来满脸兴奋的猴子听到庄睿的话后，顿时傻眼了，期期艾艾地说不出话来，他本来想着能帮庄睿淘弄点好东西，没想到这马屁却拍到了马脚上。

猴子和大雄都是野路子出身，还在彭城古玩市场的时候，就是靠坑蒙拐骗混饭吃的，法律意识自然比较淡薄。别的不说，这哥俩在彭城的时候，就曾经扛着把铁锹准备去挖汉墓，要不是技术含量太低，忙活了几天净是帮农家松土，说不定这会儿就在大牢里待着呢。

到了潘家园，大雄还好，整天忙着跟赵寒轩学习文房用具方面的知识，而猴子就撒了欢了，见天儿地在那些老油子后面混，变得更加油滑了。

不过还好，猴子心里还有敬畏的人，此刻看到庄睿一绷脸，马上变得老老实实的。

“猴子，我让你去外面找那些摆摊的人聊天，不是让你往店里引人的，有些事都是私对私交易的，放到明面上，那就是找麻烦，懂了吗？”庄睿叹了口气，这猴子看着精明，但脑子还是有点糊涂，庄睿说不得又提点了他几句。

放猴子出去学这些门道，就是想着自己和赵寒轩都不在的时候，店里能有人看破一些局，不至于被人“下了套”。当然，有好东西也能收，但是绝对不能牵扯到宣睿斋，庄睿自问可是个正经清白的生意人。

“庄哥，我懂了，以后再有事儿，我直接给您打电话。”

庄睿已经说得如此明白了，猴子要是再拎不清，那干脆买块豆腐撞死算了。

“嗯，回头约在外面的茶馆看看东西吧，你去订个包间。”

庄睿点了点头，没有再多说什么。既然来了，那自然要看看东西了，来路不正最多自己不收，看看物件又不犯法。

“哎，庄哥，我这就去办。”猴子答应了一声，拿着手机走出宣睿斋去打电话了。

“葛师傅，怎么样，在这里还习惯吗？”

刚才庄睿进店的时候，葛师傅一直在忙，他也没打扰，现在看到葛师傅放下了手中的刻刀，连忙上去打了个招呼。

葛师傅摘下了老花镜，笑着回答道：“习惯，习惯，小庄，这有几天没见你了呀。”

葛师傅以前是在街头摆摊刻章的，是那种纯手艺人，风吹日晒是免不了的，现在坐在店里，暖气空调什么都有，和以前那是不可同日而语了。

“去国外待了几天，葛师傅，生意还行吧？”

这要是外人来听两人的对话，指定会认为葛师傅才是店老板。有庄睿这样的老板吗？自己的生意，去问打工的怎么样。

“行，怎么不行，小庄，上个月我拿了这个数。”

葛师傅知道庄睿几乎不过问店里的事情，自己上个月拿了多少钱，庄睿还真不知道，伸出手，大拇指和食指张开，在庄睿面前晃了晃。

“八万?!”庄睿还真是被吓了一跳，他当初定的是每个字葛师傅提成三百，八万块钱，那就是将近三百个字，按照一个章三个字来计算，那就是有将近一百个人选择了让葛师傅人工刻章。

“嗯，这还是忙不过来的缘故，现在手上还有两百多个人要刻章，估计刻好也要下个月了。”

葛师傅的脸上满是笑容，靠着刻章能有这种收入，他以前是做梦都想不到的。

“那是好事啊，哈哈，葛师傅，现在知道一字五百不多了吧？咱赚的就是手艺人。”

庄睿闻言笑了起来，心中不免有些自得，看来自己当初的决定没有错，仅是这名家手工刻章的噱头，每个月就能给店里带来五六万块钱的收入。

“小庄，我觉得这提成有点太高了，你看，要不店里拿三百，我拿两百吧。”葛师傅听了庄睿的话，迟疑了一下，深吸了一口气，把自个儿想了许久的心思说了出来。

虽说这人没有嫌自己赚得多的，但是葛师傅从无业到忽然月收入近十万，这对比有点忒大了，心里未免有些不安。再加上葛师傅也知道，自己赚得比庄睿还要多，也就是说伙计比老板还赚钱，这也让他心里有点忐忑。

庄睿笑着摆了摆手，说道：“葛师傅，这话以后就不要说了，您还是拿三百，靠手艺吃饭，天经地义，说起来店里也沾了您的光啊。”

“葛师傅，我就说他不会同意的吧，您老就安心地干吧。”

庄睿话声未落，赵寒轩就走进了店里。葛师傅给他说了几次要降低提成的事情，赵寒轩都没同意，一来这是庄睿定下来的，他无权改动；二来在赵寒轩看来，庄睿也不差这几个钱。

而且葛师傅的这门手艺的确是给宣睿斋带来了不少生意，很多附庸风雅的人在这里刻章之后，自己写字作画所需的纸笔之类的也顺手就在宣睿斋里买了。这一个多月以来，店里文房四宝类物品的销售额可是提高了不少。

葛师傅是个实诚人，听到赵寒轩的话后，还是迟疑地说道：“这……这样不好吧？”

“没什么不好的，葛师傅，再过个几十年，说不定很多人连刻章都不会了呢，您要是有空，多带带猴子和大雄，也算是将这技艺传下来。”

庄睿摆手打断了葛师傅的话，接着说道：“这事儿就这么着吧，以后别提了。老赵，你刚才这是跑哪儿转悠去了呀？”

庄睿这话没有质问的意思，他本来也没把赵寒轩当成打工的，只不过是随口一问。

“进去说吧。”赵寒轩看到店里客人不少，拉着庄睿进了隔间。

“我去别的几家店问了问，这段时间是有那么一伙人在出手青铜器，而且看其来历，有点像是‘生坑’的物件。”

赵寒轩和猴子接触的层面不一样，猴子多是和那些摆散摊的老板打交道，而赵寒轩结识的都是在潘家园有店铺的人，打听到的消息自然也不同。

而他说的“生坑”，是指青铜器长期埋于地下，表面由于种种化学反应发生质变，自然地、一层层地产生锈蚀，在青铜器表面形成或绿、或红、或蓝、或紫、或多色兼有的锈色。这种锈色坚实，有一种自然的多变感。

一般的玩家用“生坑”来形容青铜器，意思就是说这青铜器出土没多久。

“老赵，你能确定？”庄睿追问了一句。说实话，他还真是不怎么相信赵寒轩的眼光，这哥们儿硬是能生铁镀铜的破烂玩意儿，当成是雍正时期宫廷造办处的青铜菩萨给买下来，实在不怎么让人信得过。

“这是什么话啊？”

赵寒轩白了庄睿一眼，说道：“我知道我对青铜器不了解，但是老徐的眼光不错啊，他也看过几个物件，这话是他说的。”

赵寒轩说的老徐是潘家园一家专营仿制青铜器的古玩店的老板，那老板庄睿见过，是个行家，一般的猫腻是骗不过他的。

庄睿沉吟了一会儿，抬头问道：“老赵，你是个什么看法？要是真玩意儿的话，要不要吃下来？”

赵寒轩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就是真的，我也建议别沾手。我看了几件东西，其造型全都是秦汉以前的，老板你又不差这几个钱，惹这麻烦事干吗啊。”

赵寒轩的顾虑是有道理的，虽然国内很多有钱的藏家，都收藏有禁止交易的青铜器，但是他们多是通过国外拍卖，或是国内的中间人购买的，就像是古玩黑市之类的地方，警察很难追究到他们身上。

不过赵寒轩见的那个持货人，嘴上虽然说是祖传的物件，但是赵寒轩离得好远就能闻到那人身上的泥土腥味，赵寒轩可以打包票，这人绝对是挖坟掘墓的好手。

“我是不差钱，可是我差东西啊。”

庄睿闻言苦笑，他的博物馆最多再过两个月就能开张，虽说现在有了一批瓷器，过几天还能和巴黎吉美博物馆交换一批藏品，而且在庄睿的藏品里，称得上是孤品的贵重物件不少，但是对一家“国”字打头的博物馆而言，这些东西还是少了点。

“差东西？我还差这些玩意儿呢，可是又不能光明正大地买卖，要有什么用？”

赵寒轩愣了一下，他以为庄睿想看这批物件，是想倒腾了来卖的。

“是这样的……”

庄睿要办博物馆的事情，不过是这几天才张罗起来，就连欧阳婉都是昨天才知道的，赵寒轩等人当然不了解了，所以庄睿把这事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。

这些青铜器虽说不能进入市场流通买卖，但是想洗白了却也容易，只要不是被国家相关部门盯上的物件，庄睿有的是办法将之洗白，最多麻烦下埃兹肯纳签署个捐赠协议。

不过这物件要是生坑得过于明显，庄睿也不敢要，所以这才想着先看看东西再说。

“靠，老板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？”

饶是赵寒轩在古玩行里混了二三十年，也被庄睿说的事情震惊了，北京不是没有私人博物馆，但是能像他这样办得这么妥当的，绝对是仅此一家。

庄睿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当然是真的，博物馆现在正在改造安装防盗系统，最多一两个月就能开业了。”

听到庄睿的话后，赵寒轩想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老板，这青铜器的买卖在潘家园里其实也不算什么，不过你要是看中了，先别说什么，我找个中间人买下来，这样稳当一些。”

虽然私下买卖青铜器是违法的，但是法不责众，私底下交易的事情多了去了，谁被抓到只能说谁倒霉。赵寒轩以前被下套时买的几件青铜器里，就有生坑的物件。

庄睿正和赵寒轩说话，猴子敲门走进了隔间，说道：“庄哥，赵哥，和那人联系上了，说是半个小时后在茶馆见，咱们要不要现在过去？”

庄睿点了点头，道：“行，老赵，没事就一起去看看吧。哎，猴子，那人住在哪里啊？半个小时能到吗？”

“庄哥，干这行的，怎么可能把住的地儿告诉我们啊，不过那个人这段时间经常在潘家园晃悠，说不准现在就在呢。”

猴子的话让庄睿哑然失笑，自己这话问得是够白的，要是那伙人见谁都给说住处，恐怕玩意儿没卖出去，人就在大牢里蹲着了。

“大雄，看着点店，我带猴子和赵经理出去下。”

临出门的时候，庄睿给大雄打了个招呼。

不知道是不是谈了女朋友的缘故，大雄来北京后，做事愈发稳重了。赵寒轩对他也很满意，有时候进货之类的事情都让大雄独自去处理了。

“老板，你那博物馆叫什么名字啊？到时候有些字画类的文物，印上咱们宣睿斋的印章，也能做做广告。”

那茶馆就在潘家园出口的地方，并不是很远，几人一边走一边聊着天。

“叫中国定光博物馆，取的是我得到的那把定光剑的名字，至于那些字画盖上宣

睿斋铃印的事就算了吧。”

这会儿已经下午五点多了，潘家园里来往的人少了许多，几分钟的工夫，三人就来到了那茶馆的门口。

走进茶馆的庄睿等人没有发现，就在他们进门的时候，在茶馆拐角的地方，一双眼睛在三人身上打量了一番，继而又左顾右盼，往四周瞅了起来。

“我说猴子，这人做事不靠谱啊，都什么时间了，还不来？”

庄睿几人开了个包间，让人上了点心和茶水，一等就是四五十分钟，猴子约的人还是没露面。庄睿不禁有点着急了，本来说今天回家吃晚饭的，现在看来，又赶不上了，刚才秦萱冰还打电话来问了。

“庄哥，我再打电话催一下。”猴子摸出电话打了出去，刚才已经连打两个了，对方都是说马上到，猴子也恨得牙痒痒，这不是让他在庄睿面前丢面子嘛。

“来了，庄哥，我出去带他进来。”猴子放下电话后，对庄睿说道。

“庄哥，这位是任大哥，说是手上有几件祖传的玩意儿。”

过了没两分钟，猴子把包间的门推开了，跟在他后面的是个小个子男人，只有一米五多，猛然看上去，庄睿还以为进来了个小孩子呢。

不过细看这人的样貌，应该有三十多岁了，人很精瘦，正如赵寒轩所说，浑身上透着一股泥土腥味，单是看这身材，绝对是个扒坟掘墓的好手。

“任大哥，这位就是我老板，你那东西先给他看看吧。”猴子又给人介绍了一下庄睿，当然，名字什么的都没说。

“家里传下来的老物件，不知道值不值钱，这位老板先看看再说吧。”

虽然知道这话说出去谁都不会信，但那个小个子男人还是说了一句，然后把手上的一个圆形的蛋糕盒子放到桌子上。

打开盒子之后，庄睿看到盒子里面放着两个青铜爵。

两个青铜爵大小完全一样，都是圆腹，一边的口部前端有倒酒的流槽，后部呈尖状，流槽与口之间有立柱，腹部一旁有把手，下有三个锥状长足作为支撑点。

两个青铜爵身上都有兽纹纹饰，在兽纹中间刻有花纹装饰，制作十分精美。虽然器物不大，但是庄睿一眼就能辨认出，这应该是商周时期的礼器。

古代的爵，其功用就是现在的酒杯，不过古代经常祭天，这爵也分为饮酒器和礼器两种。酒器就是人们日常所用，而礼器则是祭天用的，其精美程度和价值要比酒器高很多。

庄睿戴上手套，拿起一个青铜爵把玩了起来，眼中灵气不经意间在青铜爵内部游走了一圈，的确是真品无疑。

放下青铜爵后，庄睿笑道：“呵呵，这东西，出土的时间应该不超过十年吧？”

青铜器既然有“生坑”，自然也有“熟坑”之说了。

“熟坑”指的是生坑铜器出土后，经过了较长时间的流传，自然磨损或人为清洗，使其天然形态转变为一种表面类似蜡质感，而底层依然蕴含生坑原有的色泽。现在的大部分传世品，基本都是由生坑到熟坑，到后来基本看不出出土痕迹了。

但是也有很多的熟坑青铜器，是把生坑青铜器用化学方法进行清洗，去除原锈色，涂覆保护膜料，防止进一步锈蚀而处理出来的。

庄睿眼前的这两个青铜爵却没有经过人工去锈，保持了出土时的原色，在爵的外面依然有些铜锈。但是看其光泽又不像是刚刚出土的样子，所以庄睿估计，这两个物件是出土文物不假，出土的时间应该在三年以上，不超过十年。

小个子男人在庄睿说出十年的时候，眼睛亮了一下，不过随之就恢复了原来的模样，抬头看向庄睿，说道：“是不是出土的我不知道，但是这东西，的确是家传的，这位老板要是感兴趣，可以报个价，如果没有兴趣的话，任某就告辞了。”

北方人喝酒有一句话，叫“人倒架不倒，架倒势不倒”，这小个子男人纯粹是在自说自话，就算庄睿看出来物件出土的年份，依然咬死不承认。

“东西是你的，你先说个价格听听吧。”庄睿笑了笑，换成是他，也肯定不会承认这玩意儿的出土年份，当下说道，“这两个青铜爵‘有一眼’，不过东西是你的，这价格还是要你来说。”

事情很明显，这东西就算不是眼前这人从古墓里掏出来的，和他也脱不了干系，庄睿干脆就承认了，东西不错。“有一眼”是古玩界的行话，意思就是说这物件不错，是大开门的玩意儿。

“一个十万，两个二十万。”

姓任的男人话不多，而且也很谨慎，进门坐下之后，庄睿就给他倒了一杯水，不过这有一会儿工夫了，他从来没有端起过桌子上的茶杯。

“二十万，价格倒是可以。”

庄睿闻言沉吟了起来，夏商周时期的青铜爵，以周朝的做工最为精致，价格也是最贵的，如果是在古玩黑市上的话，一个最少要卖到二十万，这人的开价倒是不贵。

“这东西没走过光吧？”庄睿突然问了一句，意思就是这玩意儿有没有被人盯上。

一般水平不高的盗墓贼，很难把整个墓里面的陪葬品全部清空，很可能会遗留下来一些物件，而有关部门就会根据遗留下来的东西，推断出被盗走的文物和数量。

小个子男人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没有，当时都找遍了，家里就留下了这两件，全都带来了，保证不会有问题。”

这话庄睿也听得懂，对方是说，自己的活儿干得很干净，那个墓里只有这两件东西，全都掏出来了，不会有人因此追查到自己的。

当然，这话庄睿是不信的，一个能出青铜爵礼器的商周墓，最少是王侯大墓，怎么可能就这两件陪葬品？要真是如小个子男人所说，他们这趟活儿就算是走空了。

庄睿不置可否地说道：“东西看了，你收起来吧。”

“收起来”的意思就是买家不要，请卖家将藏品收回去，而如果是说“留下来”或是“包起来”，那意思就完全相反了。

“嗯？不要，那任某先告辞了。”小个子男人听到庄睿的话后，面色一变，站起身来，手脚麻利地把东西重新装回蛋糕盒子里，就准备起身出去。

要是没有看到这人的脸，旁人还真会以这是个拿着蛋糕回家的中小學生呢。

见这人马上就要出去了，庄睿突然说道：“慢着！”

“怎么？这位老板还要留客不成？”

小个子男人脸色变得非常难看，右手拎着蛋糕盒子，左手却是往腰后面摸去。

庄睿连连摆手，说道：“不是，任先生误会了，这东西我看中了，但是现在要不起，也没法要，换个时间，换个地点，有人会找你买的，到时候让猴子联系你吧。”

“嗯？”

小个子男人听到庄睿的话后，稍微一想，顿时明白了庄睿的意思，敢情对面这男人的确想要，但是又怕日后出了问题牵扯到他，这才拐弯抹角地说了这么一番话。

“呵呵，那就谢谢这位老板了。”

进门之后，小个子男人第一次露出了笑脸。

“任先生，还有要请教的，你要是没有急事，坐下喝杯茶，咱们再聊几句？”庄睿说道。

“好，不知道这位老板还有什么要问的？”

那人犹豫了一下，又坐了回去，不过对于面前刚换的那盏热茶，依然是视若无睹。

“好东西不怕多，不知道任先生家里还能不能翻找出来点别的物件呢？”

庄睿看这姓任的为人谨慎，倒是真想和他多做几桩生意。毕竟就是自己不买这些玩意儿，迟早也会落入别人手里，如果这些青铜器的手尾真的做得很干净，吃下来也无妨。

就算是日后出了事，追查到自己头上，最多退东西罚钱，这事不是没有过，都是这样处理的。真被判刑的买家都是些二道贩子倒手转卖到国外出的事，国内买来收藏的那些藏家，还没听说过谁被抓起来的，只是处理起来麻烦一些而已。

“老家在陕西，家底还是有点的，不知道这位老板是想要重器，还是这类的酒器食器？等这事儿过了，我回家拾掇一下，说不定还有点别的东西。”

任某人对自己的眼光还是比较自信的，猴子和赵寒轩二人，他是早就见过的了，知道他们在潘家园有店铺，绝对不是条子。而和庄睿接触了这一会儿工夫，他也能分

辨出来，庄睿也不是吃公家饭的，所以才在话中又给庄睿露了一点底。

“有重器？是完整的？带铭文吗？”庄睿吃了一惊。

所谓重器，指的就是青铜鼎，而且还必须是体积不小的青铜鼎，这些东西可是很罕见的，即使是盗墓的人也很难搞出青铜鼎，一般都是将之砸碎了带出去。

像1939年出土于殷墟武官村吴家柏树坟园的司母戊大方鼎，高一百三十三厘米、长一百一十厘米，重八百七十五公斤，形制非常雄伟，被称为“鼎中之王”。

这样的物件已经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了，那都是无价国宝，就像兵马俑一样。曾经有国外的博物馆向国家出价一亿美元一尊，毫无疑问，都被拒绝了。

小个子男人答道：“不大，但是很完整，带文，是商周时期的。家里的老物件，要不是最近手头紧，是不会卖的。”

“这东西，敢接手的人不多啊。”

庄睿右手的食指无意识地在桌子上敲着，买点小物件被查出来没关系，要是真涉及国之重器，那恐怕不等警察找上门，小舅都能扒掉自己一层皮。

“那就以后再说吧，这事儿完了老板要还是感兴趣，咱们再联系吧。”

小个子笑了笑，站起身来，这次就实实在在地告辞出去了。

等到姓任的出门之后，赵寒轩一脸忧色地对庄睿说道：“老板，那两件青铜爵接下来没什么，重器可就算了。”

赵寒轩不是古玩行的菜鸟，虽然不是玩青铜器的，但是他也知道，每一件带铭文的重器出土，都会震惊整个古玩圈子和考古界。

而出土重器的陵墓必是王陵无疑，如果那青铜鼎上面还有铭文，就更麻烦了，即使庄睿买下来不出事，也不敢让外界知道。

因为这样的大墓被盗之后，一定会被追查到底的，只要庄睿敢拿出来，那绝对是找死，不要小看国内有关部门的办事能力。

这样的物件一般都是走私到国外，或是卖给港澳一些喜欢中国艺术品的藏家的。

“老赵，这人不简单，别说是重器，就是这两个青铜爵，我也不想要了。”

庄睿和赵寒轩想的不一样，他可是亲眼见过盗墓贼的，也听孟教授讲过许多盗墓的事情，知道一般的盗墓贼是搞不到完整的青铜鼎重器的。

而这小个子男人手上有，只能说明一点，他的背后绝对是一个有组织的盗墓团伙，如果是走单帮的盗墓贼，那庄睿还无所谓。

但是庄睿最怕的就是和这些盗墓团伙扯上关系，这些人都是要钱不要命的，想想在陕西的遭遇，庄睿这腿肚子还有点打颤呢。

庄睿坐在那里沉吟了半晌，最终抬起头，说道：“猴子，这事儿先放放吧，这些东西可能会惹上天大的麻烦。”

欧阳婉经常教导庄睿，不要依仗外公家里的权势去做违法的事情，所以庄睿放弃了买这两个便宜物件的机会。他做人有自己的原则，最起码老妈的话他是很少违背的，自个儿又不是少了这两个东西，博物馆就开不起来了。

虽然不从政，但是庄睿经常听欧阳军闲扯谁谁得势，谁谁下台的事情，这得势的时候是八方来贺，万一失势了，恐怕芝麻绿豆大小的事情都会被人找后账。

“庄哥，真不要啦？”猴子有些惊讶，刚才听庄睿的意思是要让自个儿找人买下来，怎么一转眼就不要了呢？

猴子这些日子在潘家园也不是白混的，对这两件青铜爵的价值还是知道一些的，这东西要是被喜欢的人遇上了，一转手赚个二三十万绝对没有问题。

“当然不要了，以后少和这个人打交道。”

庄睿点了点头，怕猴子不明白，接着又说道：“这扒坟掘墓的行当里，有些人是独行侠，干的都是小活，抓进去最多一两年就放出来了，也不会乱咬人。

“但是像刚才这人，手上竟然有重器，那玩意儿在出土的时候，没五六个人都搬不动的，肯定是团伙作案。这要是犯了事，从里到外都能翻出来，别到时候羊肉没吃到，反而惹了一身膻。”

犯上这样的案子，会不会给定个收赃的罪名先不提，最起码你花钱买的东西就绝对会被国家收回，庄睿才不想触这个霉头呢。

猴子野惯了，被庄睿的话吓了一跳，连忙点头说道：“我知道了，庄哥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准不会再和那人交往了。”

“行了，回去关门，今天我请客，咱们出去吃一顿，然后找个地方唱歌去，嗯，可以带家属啊。”

庄睿看看时间，已经六点半了，估计现在回到家，娘子军们也吃完晚饭了，不如干脆请宣睿斋的员工们一起吃顿饭得了。

“庄哥，那啥，没结婚的算家属吗？”一旁的猴子弱弱地问了句。

“算，带上吧。这事儿也问我，猴子，你就不能长点出息？”庄睿笑骂了一句，率先走出了茶馆。老赵正在后面结账开发票呢，反正都是店里的开销。

“小庄啊，我就不去了，这饭菜还是老伴做的香，你们年轻人去乐呵乐呵吧。”

回到店里这么一说，葛师傅摇了摇头，他每天都是七点准时回到家里，老伴在家做好饭菜等着的。而且这两个月，葛师傅凭着手艺赚了大钱，儿子孙子也都殷勤了许多，让老头尽享天伦之乐。

“嗯，我也不去了，儿子马上考大学了，我要回家伺候着去。”

赵寒轩对吃喝也没什么兴趣，什么事能比教育下一代更重要呢。

葛师傅和赵寒轩都不愿意去，就猴子、大雄还有两个伙计兴高采烈的。

猴子和大雄虽然收入不低，但底气不足，平时就是在小区里遛个弯，还真没去过什么娱乐场所。那两个伙计就更不用说了，每个月两三千块钱，还不够去后海酒吧混一晚上的。

“算了，大雄，你带他们先去吃饭，然后找个地方唱唱歌什么的，千万别惹事啊。”

庄睿见老赵不去，自己也不想去了，任谁和老板在一起，总归会觉得有些拘束，当下拿出了八千块钱，丢给了大雄。

“小庄，吃饭了没有？”

又是接秦莹冰，又是看古董的，折腾了一下午，庄睿也有些饿了，回到四合院就直奔餐厅，却看到张妈正在收拾桌子，秦莹冰等人没在里面，想必是吃饱回屋了。

“张妈，没吃呢，这会儿还真是有点饿。”

庄睿见张妈套起围裙就准备去厨房，连忙说道：“哎，张妈，不用再去做，有剩的饭菜没有，我对付一口就行了。”

张妈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那哪行啊，怎么能吃剩的呀？”

在庄睿家里，欧阳婉定了规矩，所有人的伙食都是一样的，剩下的饭菜都是留给白狮的。当然，这些剩下来的饭菜只是白狮的加餐，至于白狮的正餐都是新鲜的牛羊肉，一个月下来，要花费好几千块钱。

“别，张妈，这小时候没少吃剩菜剩饭，咱也是穷人家出来的，您别忙活了，我自个儿去搞就行了。”

庄睿请张妈李嫂来，更多的是想让她们帮母亲干点活，闲暇时也能陪着说说话，他可没有指使老人的习惯，当下走进厨房，看到还剩了半条鱼和一碗鱼汤，打开煤气热了一下，然后盛了一碗饭，端到餐厅吃了起来。

“你这孩子，到了吃饭的钟点，自己不会在外面吃点啊？”欧阳婉听到厨房的声音，进来之后正看到庄睿在那儿狼吞虎咽的，不由得说了儿子一句。

“嘿，妈，以前可没少吃剩饭，这有什么啊。”庄睿满不在乎地说道。上学那会儿，他和刘川放学回到家里，还不是翻箱倒柜地找到什么吃什么。

俗话说不干不净，吃了没病。现代人整天讲养生，吃个苹果还要削皮，身上的毛病却比以前的人多。

“这孩子，那会儿没条件，也是妈对不起你们姐弟俩……”

听到庄睿的话后，欧阳婉陷入了沉思，她在想自己好强了几十年，到底对不对。一时间，餐厅里就只剩下庄睿扒干净了饭，在喝鱼汤的声音。

“妈，咱们现在日子不是挺好的吗？您要是嫌寂寞了就去外公那里住几天，再不行我把囡囡接回来，过两年让她和丫丫一起上学。”

庄睿见母亲想起旧事，连忙岔开了话题，他这段时间还在心里琢磨着，要不要给老妈说个老伴呢。

这当儿女的再孝顺，也满足不了老人的情感需求。话说欧阳婉现在不过五十多岁，不算很老，现在生活水平也好了，再活个三十年也没问题，庄睿不想让老妈就这么寂寞下去。

不过这事庄睿只能在心里想想，没敢提出来。以前他在上海上学工作的时候，家里有些叔叔阿姨也说过这些事情，想给欧阳婉介绍个老伴，都被她拒绝了。

庄敏有次也提过，却被欧阳婉教训了一顿。庄睿想着，等以后有机会的话，让张妈、李嫂她们去说说，或许效果还好一点。

“嗯，下次你姐夫来北京，让他把囡囡带来吧，有个把月的时间没见着了。”

说到外孙女，欧阳婉还真想了，上个月庄敏把囡囡接回去，让欧阳婉有好几天都不习惯，那丫头可是她从小带着的。

“这事儿简单，姐夫后天就来，我让姐也过来，都在北京住段时间吧。”庄睿点头答应了下来。

赵国栋的汽修厂基本上已经垄断了国道周边的修车生意，又请了好几位手艺不错的修车师傅，而他的两个徒弟也都能独当一面了。

赵国栋现在比以前清闲了许多，很少拿着工具往车底钻了，每天倒是有不少时间放在庄睿的那间翡翠加工车间上。

“别说你姐姐的事情了，小睿，不是妈说你，你这婚也订了，什么时候去把结婚证领了，正儿八经地办一下。萱冰这孩子不错，自己一人在北京，别让人家受了委屈。

“再说了，你现在也不小了，这孩子还是早一点要比较好，趁着妈现在胳膊腿都还利索，还能帮你带带孩子。”

欧阳婉突然把话题转到了庄睿身上，这段时间接触下来，对于这个准儿媳，欧阳婉很满意，虽然出身大家但不娇惯。

这要是用庄睿外婆的话说，那就是腰细屁股圆，一准能生几个大胖小子。

庄睿闻言搂住了母亲的肩膀，笑了起来，说道：“妈，放心吧，我这段时间忙博物馆的事情，等博物馆开业以后，我就差不多该上学了。在读研之前，一定把婚结了，明年就给您添个大胖孙子。”

这事庄睿还真是考虑过，忙完这段时间就准备和秦萱冰先去领了结婚证，然后去海南拍婚纱照。人这一辈子就这么一次，不能委屈了自己，也不能委屈了秦萱冰。

欧阳婉在儿子头上点了一下，笑了起来，说道：“这么大的人了，还是没羞没臊的，这事儿你一个人能行？还是先问问萱冰的主意吧，我看这孩子挺有主见的，说不定不愿意那么早生孩子呢。”

“放心吧，妈，这家里也不看看谁做主，您儿子说的话肯定管用。”

庄睿表决心般地拍了拍胸脯，却没有听见餐厅门口轻微的脚步声。

吃饱饭后，欧阳婉到前院找张妈几人去小公园跳舞去了。庄睿回到后院，见秦萱冰正坐在书桌前上网，不由得奇怪地问道：“萱冰，怎么不陪嫂子了啊？你今儿不是说陪她睡吗？”

“嫂子睡着了，我就回来了啊。”

沈晴怀孕之后特别嗜睡，而且睡得很沉，但是现在刚八点多，秦萱冰不可能那么早睡觉。

“庄睿，我们家里你做主，可是我想三年之后再要小孩，你说怎么办啊？”

秦萱冰的话让庄睿吓了一跳，敢情刚才和老妈说的话都被媳妇听到了啊？

“嗯，大事我做主，至于啥时候要小孩之类的小事，你说了算还不行吗？”

这几天东奔西跑的，庄睿也是久未和秦萱冰亲热了，当即将怀中的人儿抱起就往浴室走去。

“就是不接你的电话，不管你打几次都一样，有没有想把手机摔烂？”

突然，庄睿休闲裤口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，无奈之下只能将秦萱冰放下来，掏出手机拿到眼前看了一眼，不由得头大。

“这妮子找我干吗啊？”

原来，打电话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苗警官。庄睿自从订婚后，两个月没和苗大小姐联系了，实在想不通对方找他有什么事。

“别挂啊，有什么事不能当着我的面说的？”

庄睿正要挂断电话，继续他那生孩子大业的时候，一旁的秦萱冰也看到了手机屏幕上的名字，语气里似乎有些醋意。

再大方的女人，看到年轻女人给自己老公打电话，要是不紧张的话，说明她根本就不爱这个男人，秦萱冰的反应倒也正常。

“姑奶奶，我和她可是清清白白，苍天可鉴啊……”庄睿叫了一声屈，不禁苦笑道，“这警察找我能有什么好事啊，得，我接还不行吗？”

“呵呵，我和你开玩笑的，要不，你出去接电话吧？”秦萱冰突然神色一变，笑着说道。

“别，我还就在这里接了，咱行得正坐得端，怕什么啊！”

庄睿暗自腹诽道：“哥儿们要是出去接电话，保准今儿上不了床，咱不上你这当。”

“苗大警官，你好啊，今儿怎么有时间找我呀，你这大局长可是日理万机啊。”

庄睿按下了接听键，当然，他是不会称呼对方的名字的，“菲菲”这两个字要是喊出来，媳妇一准明天就要回娘家。